

→五公祠内程莹参与铸造的铜钟。

有匪君子，其人如玉

程莹（1381—1448），字汝昆，号伯玉。从族谱上看，罗田程姓是晋朝知名太守程元谭之后，与南陈名将程灵洗以及北宋名家程颐、程颢同源。父亲程志刚洪武年间担任行人司正一职，曾因直言敢谏被贬了官。母亲胡氏育生四子，程莹居长。相传昆仑山的美玉即便以炉炭燔烧三日三夜，色泽不变，是玉中最莹润光洁的品种。程莹取自“昆山玉”的字号饱含了家族盼其成才的美好期许。

他少时便聪慧过人，手不释卷，和本县通政祝琼多有往来，潜心研习同祖的“二程”理学，且精通高古奥妙的易学。他的字亦是灵秀俊逸，最擅长的是草书。还不到二十岁，知县听说他的贤能便将其调到身边充当处理文书的掾吏。永乐年间，他被荐入京，被授予礼部司务的官职。明代为官，不仅靠才华，还得有颜值。据传丘濬因其貌不扬，由一甲及第改为二甲第一。在处理祭祀、外交事务的礼部，官员的形象更是关乎国家的面子，仪表端方才不失国体。想来程莹不仅交际谈吐上有过人之处，而且相貌堂堂、处事稳重。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他被派遣出使日本，成了国家形象代言人。圆满完成使臣任务后，回国升主客清吏司主事。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升员外郎，宣德二年（1427年）迁郎中。丘濬称自己的恩师在礼部为官的27年可谓“政绩炳著”，无论是处理内政还是外事，程莹都具备杰出的才能。《诗经·淇奥》言“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称颂的不正是他这样的人才么！

程莹的德行也称得上“如圭如璧，宽兮绰兮”。（同出自《诗经·淇奥》。圭、璧：雕琢精细的玉制礼器；宽、绰：宽广、旷达。）他少年丧父，唯有尽心侍奉母亲。在做主客郎中的时候，曾经绘制了一幅“思亲图”来寄托这份至纯至孝的情思。程家祖上曾在罗田置办义田用于救济经济困难的族人，程莹回乡时发现义田被人私自典卖后，自己出钱将其赎回，并将其定为家族祭田。他虽然“食禄三品”，却因为官清廉且处处慷慨解囊而“宦囊萧然”。玉碎琼州时，余下的俸禄尚不足以处理丧葬，归葬之日则是靠琼州百姓馈赠的路费才得以魂归故里。做人宽仁孝顺，从政两袖清风，难怪琼州百姓曾为他建立祠庙加以奉祀了。

僻郡叨天禄，到此是豪雄

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，琼州、



琼州知府、丘濬恩师程莹 生当如圭璧 清声响南溟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明代正统（1436—1449）末年，跟随北京国子监官长到南京国子监视学的琼州先贤丘濬，接见了来自湖广黄州府的秀才程莹，对方哀容不展，自称是琼州太守程莹之孙，祖父已在任上去世，棺木尚未安葬，他奉遗命将其骨骸送归罗田故里（今属湖北黄冈）。不知丘公能否写一篇铭文来记述祖父的德行？

丘濬听后悲不自胜，想起自己考取秀才后，增补为琼州府学的生员，知府程莹激赏他少有才名，对他寄予厚望，悉心教诲。五年后，即1444年，丘濬秋闱高中，考取广东省第一名——解元。程莹素爱奖掖后学，知道他家贫，便在经济上给了不少资助。丘濬感叹，没有程公的砥砺与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啊！一篇铭文我怎可推辞呢？这篇文章就是收录在光绪《罗田县志·艺文志》中的《琼州府太守程莹墓志铭》。

潮州等十一地知府位置空缺，其中琼州居大海之中，边民杂处，最难治理。朝廷上下认为程莹在处理边疆以及外事问题上有经验，一致推举他赴任琼州。皇帝在临行前叮嘱：“作为一方大员，广阔疆域上的百姓生活安乐都取决于你们啊！要体恤民情、兴利除弊，使你们治下的百姓衣食不缺、懂得礼义。要奉法循理、举贤任能、锄奸铲恶。你们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啊！”（《明实录·英宗实录》）程莹虽年过半百，却极有魄力，他单身到任，

“以兴学为首要，捐资课试，凡登科贡者，皆所拔士。”（《琼州府太守程莹墓志铭》）也就是说他到琼后立刻着手狠抓教育、捐资助学，后来科举及第的学子，都是他一手选拔培养的。光绪《罗田县志·宦绩》称程莹在琼“惠政多端”，除了教育，他在政治、经济、民族、宗教等方方面面都大有作为。

明代海南最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是琼州府，洪武年间岛内行政建制为一府三州（崖州、儋州、万州）十三县。正统四年（1439

年）程莹奏请撤销宜伦、万宁、宁远三县，迁陵水县治。县的建制数量减至十县，府、州、县公署随之逐步改善。自此海南“一府三州十县”的建制成为定制，一直延续到清代。为了便于黎汉统一管理，又奏请革除当地抚黎土官、请求召回中央下派流官，即所谓的“改土归流”。“自是（黎、汉）悉领于郡县，民黎相庆。”（《广东通志·岭蛮志》）

为盘活岛内资源，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程莹“奏将海南六场每一大引盐折米一石”（《广东通志·盐法志》），同时奏请下调国家垄断物资食盐的价格以吸引购买，获得了朝廷批准。他在全岛内各盐场推行统一的盐米兑换标准，准盐折米入琼州府广丰仓，减少了食盐在运输中的损失和不便，百姓得到了方便和实惠。藩属国占城（今越南境内）向明王朝进贡要经过琼州海域。为了节约琼州财力，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程莹上奏朝廷“占城比年一贡，劳费实多。乞如暹罗诸国例，三年一贡。”（《明史》），扭转占城岁贡局面。

明代除了崇道的嘉靖皇帝在位期间（1522—1566年），佛教的寺庙经济大体上比较活跃。程莹主要从两方面加强了对佛教的行政管理。一是整顿取缔。比如对弥陀堂“逐尼罢庵，田给里户耕纳”，即取缔寺庙，铲除弊端，将土地分给民众作耕田。二是修缮扩建。正统八年（1443年），程莹带领一批官员重修天宁寺，便于“群黎百姓之所瞻仰”。《重建天宁寺碑》云：“予惟佛法之兴，自汉以来遵其教者莫不壮丽其宫，以荣奉之，无非上以祝皇图，下以福斯民而已。今程公于从政之余捐资，是崇是建，其意盖有在也，岂徒徼福祉为美观哉？”重修不是好大喜功冲政绩、搞形象工程，而是为了百姓福祉、国家社稷着想。

另外，作为南溟海岛，琼州民间还有供奉妈祖的习俗，以祈求航海平安。正统十一年（1446年）三月，程莹大修天后宫。“海口所旧有天妃庙，风销雨泐，岁坏月隳。罗田程侯念兹缺典，慨然以废起为己任，不以公事鞅掌而鼎作之。”而程莹和其他官员共同捐资铸造的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铜禁钟（1436年造）至今还保存在海口五公祠学圃堂内，铭文历历，仁心昭昭，为镇祠之宝。

案牍劳形久，诗成已黄昏

丘濬之《题五指山》流播甚广，却鲜有人关注诗前“提要”：“少时曾作琼台八景，郡侯程公已刻之梓，今不复存，唯记其一章。”丘濬曾做八景诗，程莹曾将丘诗付梓刻印，可惜后来除了描绘五指山这首其他都散佚了。程莹不仅政绩卓越，且不乏文人

雅趣。每当他得了空闲，便带着一些文学上的同好，吟咏琼岛山水。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灵山诗会，其诗曰：

迢迢一径入山门，此日同游载酒尊。
纵览漫凭双眼力，浮名应愧一乾坤。

久居僻郡叨天禄，愿刻苍崖颂圣恩。
吹彻玉箫清兴发，诗成不觉又黄昏。

“漫凭”，即空凭、徒凭。程莹感慨仅凭双眼难以赏尽灵山（今海口东北部）的风光，实则是他不满足于耳目声色的观赏。大好江山，诗酒天涯，玉箫声起。在这山水的深处，是他所铭记的先祖遗风与皇帝训诫。当一方大员，守一方百姓，身处偏离京师的海岛，程莹却丝毫未移忠君爱国的初心。

透过程莹入选琼州八景诗的《环琼海色（其二）》，后人看到了这位父母官胸中的万千气象：

巨浸空中一岛清，四围海色透南溟。
风生浪涌千山雪，潮落沙明万户星。

蜃气嘘村雾湿，龙涎夜吐水云腥。
凭高正见？旗动，烟外诸番有贡船。（万历《琼州府志》）

临风而立，海天一色。大浪如雪，沙耀似星。湿雾罩着村落，渺渺腥风吹起水云，凭高眺远，藩属国的贡船正向大明帝国驶来……

弱冠时初識文理汗顏入試公以遠大期予拔第一
余奉命視學金陵楚岸生程謨捧狀來謁曰先祖守
瓊州卒於任奉遺骸歸故里尙殯淺土今卜期以葬
誌銘缺焉希一言以光濬德予聞之不勝涕泣憶予
瓊州府太守程莹墓誌銘

明大
學士邱
濬瓊

光绪《罗田县志》里收录丘濬为程莹撰写的墓志铭文。